

上学生喜欢的 语文课

李明哲◎著

一堂语文课，如果学生不喜欢，肯定不能说是一堂好课。语文课首先应该做到让学生喜欢，只有这样，他们才愿意去学，从而才有可能把语文学好。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教育出版社



上学生喜欢的 语文课

李明哲◎著

(76733)

5-81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上学生喜欢的语文课 / 李明哲著. —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6. 1

ISBN 978-7-5334-7003-6

I. ①上… II. ①李… III. ①语文课—课堂教学—教学研究—中小学 IV. ①G633.3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56858 号

Shang Xuesheng Xihuan de Yuwenke

上学生喜欢的语文课

李明哲 著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教育出版社

(福州梦山路 27 号 邮编: 350001 网址: www.fep.com.cn)

编辑部电话: 0591—83779615 83726908

发行部电话: 0591—83721876 87115073 010—62027445)

出版人 黄旭

印刷 福建省地质印刷厂

(福州市金山工业区 邮编: 350011)

开本 72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 15.5

插页 1

字数 221 千

版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4-7003-6

定价 35.00 元

如发现本书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社出版科 (电话: 0591—83726019) 调换。



梦 山 书 系

“梦山”位于福州城西，与西湖书院、林则徐读书处“桂斋”连襟相依，梦山沉稳、西湖灵动、桂斋儒雅。梦山集山水之气韵，得人文之雅操。福建教育出版社正坐落于西湖之畔、梦山之下，集五十余年梓行之内蕴，以“立足教育、服务社会、开智启蒙、惠泽生命”为宗旨，将教育类读物出版作为肩上重任之一，教育类读物自具一格，理论读物品韵秀出，教师专业成长读物春风化雨。

“梦”是理想、是希望，所谓“梦想成真”；“山”是丰碑，是名山事业。“积土成山，风雨兴焉”，我们希望通过点点滴滴的辛勤积累，能矗起教育的高山；希望有志于教育的专家、学者能鼓荡起教育改革的风雨。

“梦山书系”力图集教育研究之菁华，成就教育的名山事业之梦。

序一

一片痴心在语文

刘恩樵

“一片痴心在语文”是我对李明哲老师的评价。这个评价缘自我读到了他的《一片痴心在雪湖》。这里有段故事，还得从2013年的11月16日说起。这一天，我到上海向明中学参加《语文学习》杂志社举办的苏浙沪皖语文圆桌论坛，主题是“文言文教学内容的确定”。其间，《语文学习》杂志社赠送当月的杂志，这期便刊登了李明哲解读《湖心亭看雪》的文章《一片痴心在雪湖》。此文对《湖心亭看雪》的解读可谓独到有新见，让我眼前一亮，如获至宝。因为我当时正在备《湖心亭看雪》，准备去安徽阜阳上课。此文给了我很多启发，一些观点也被我引用。后来，我把这件事写进了《〈湖心亭看雪〉的磨课日记》发在《语文教学通讯·初中刊》2014年第5期以及我的博客上。事情就是这么地巧，2014年5月31日，李明哲读到了我的文章，且在博客上留言了，真有一见如故的感觉。从此，江苏昆山的一个语文教师与山东鱼台的一位语文教研员便一片痴心在QQ，自来熟地聊起了语文，也聊家长里短。在一次次的网聊中，我才知道，李明哲曾教过十余年的初中地理，改教初中语文两年后便做了初中语文教研员一直至今。近些年里，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学语文教学参考》《语文建设》《语文学习》《语文教学通讯》《中学语文》等刊物上发表了很多文章。他的经历与他取得的成果都让我敬佩。我与他开玩笑说：“还是要感谢张岱，是他做了媒，让我们俩苏鲁一线牵啊。”

2014年的暑假到了，我们在网上聊得更多些了，与李明哲的网聊成了我

兴致很高的一件事，彼此都奉献出自己多年来语文教学的经历与经验。我这才发现，李明哲对语文教学的思考与实践是非常丰富的，也是非常独到的，更是非常痴迷的。他与我分享他的文本解读的心得，分享他的执教课例。切磋之余，我还为他的课例《都江堰》《斑羚飞渡》详尽地做了点评。

李明哲就像一个神秘者，在不断的交流中，我越来越感觉到他对语文教学的思索是别有洞天的，在他的所有思考与实践充满“理性”。比如，有一次他对我说：“在听课中，我发现这样一种现象：感性大于理性，思想贫血。特别是一些高级别的省级评优课上，学生感动得眼泪哗哗，就被一致认可可是好课了。于是，我就萌生了‘理性语文’这个教学理念。语文天生浪漫，感情的激发必不可少，而鼓吹一种肤浅的感情，智慧缺席，对事物没有加深理解，只是情绪一股劲往上涨——这样的‘感性’语文，浅薄的煽情之风，是我所摒弃的。”接下来，我们就他的“理性语文”，前前后后，浅浅深深，聊了很多。后来，梳理与完善我们俩的关于“理性语文”的聊天，以对话的别样方式来呈现他的“理性语文”的主张，这就是《让理性之光照亮语文——关于“理性语文”的对话》的来历。李明哲“理性语文”的主张我很赞同。语文不仅仅要有情，更要有理。语文听说读写能力的支撑是思维的能力，语文情感熏陶的背后是理性的光芒，语文感性的内质是理性。这也应该是常识了，可是我们常常又忽略了常识。李明哲给我们提了一个大大的醒！

后来，我暑假里要到安徽某地去给当地的语文教师做一次公益性培训，我便邀请李明哲同行，请他做个讲座，谈谈“理性语文”，让一线教师对自己的语文教学以另一种观照。没想到他竟然拒绝了，理由是对“理性语文”的思索还不够完善，需要进一步地梳理与深化。李明哲的拒绝让我“又爱又恨”，爱他对语文教学研究的严谨的学术精神，“恨”他不理朋友的情。当然，说“恨”是笑话。我对李明哲更是敬佩有加了。

李明哲就是有一股孜孜以求且踏踏实实的精神，没想到寒假开学后不久，他就在QQ里告诉我说他的新著已整理完毕，即将付梓，且约我写几句。这真让我又喜又惊，喜的是李明哲的“理性语文”终于有了系统的原理阐述与

案例印证，惊的是他怎么约我这个从未谋面的人写几句。我一再推拒，但终于还是好意难却，恭敬不如从命。

我与李明哲真正“认识”不足一年，也只是在 QQ 上常常聊聊语文，但是多次的 QQ 聊天以及近日通读他的书稿，让我深思，明智睿哲的李明哲从纷繁错杂的语文教学现象里提炼出了“理性语文”的结晶，这提炼过程的催化剂是什么呢？我的理解就是“一片痴心在语文”！事实果真如此！

刘恩樵，江苏省苏州市昆山国际学校特级教师，苏州市学科带头人，在《人民教育》《语文建设》等报刊上发表文章百余篇，出版《新语文叙论》等著作十多部。

序二

赋到沧桑句便工

王 君

(一)

这些年来，行走于网络江湖，结识了一批珍贵的朋友。明哲兄便是其中的一个，而且还是其中很独特的一个。从初识到今天，我始终感觉明哲兄身上弥漫着一种沧桑感，这沧桑感每每让我心疼、心动，并且因之渐渐引为知己。

我幼年贫苦，青少年时代便开始独立谋生，较之于同龄人，对生活的认识略略多些，且又从乡镇中学起步开始教书，所以对事业的艰难也更感同身受。这些都让我对明哲兄一见如故：一个被生活的重担常常压弯腰的中年人，生命近半才得以进入语文世界，但从此对语文爱恨交织、痴心不改，居然在这语文乱世中闯出了一条自己的路子，立行、立德乃至立言，如不是在生活 and 事业的油锅中同时受过煎熬，是万万理解不到其中艰辛之一二的。

教语文是寂寞、劳累且容易劳而无功的。这些年来，我断断续续和不少曾经迷惘愁苦的朋友有过交往。我是乐观主义者，激励几乎是我唯一能做的事儿。但生活在大部分时候毕竟是坚硬且灰色的，“激励”这把刀子跟生活撞得久了，往往很快就会变钝生锈。慢慢地，那些一度热血沸腾的朋友们纷纷偃旗息鼓、悄无声息了，执著无悔的仅存寥寥几人，明哲兄便是其中的一位。他不仅始终坚守，而且渐渐锋芒展露。我亲见着他从默默无闻到埋头耕耘再到频频亮剑，他形容消瘦，筚路褴褛，但却横刀立马，一派天真无畏的神情。

岁月沧桑，语文沧桑，明哲兄从这沧桑中走来，反而多了浪漫和激情。

对着厚厚书稿，我真想高呼：壮哉，明哲！美哉，明哲！

明哲兄显然是位“苦吟诗人”。身为无名小县城的无名教研员，如果没有追求，教研工作的展开其实并不复杂，但明哲兄偏偏自讨苦吃。他是课不惊人死不休，文不惊人死不休。观他初期文字，真可谓寻寻觅觅凄凄惨惨戚戚，他上穷碧落下黄泉，囊括网络，阅尽名家。名家的精髓，常成就了他的瞬间灵感。他以此为起点，冲飞到了更高、更美好的境界。如寒星般散落在明哲兄作品中的名家的只言片语，让我看到了一位中年才起步的语文人“程门立雪”的谦逊、诚挚。慢慢地，明哲兄渐如得道高人，其眼光之独到，手法之新颖，见解之深刻，“名家”们若能看到，也当服其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吧。教研员，如心安理得地沉溺于繁琐的事务性工作并不会承受诟病，但他在最有理由叫嚣着应试第一的地方，固执地选择首先成为思想者。于是，他的教研员工作，也成为了窗——透过他的窗，我们看到了语文的学术的深度、理性的光照、自由的启蒙，以及民主的思想和生活方式。这在经济不发达的偏僻小县城，确确实实算是罕异之景了。

明哲兄显然更是一位“乐吟诗人”。虽然也“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但是，漫步于他的文字之中，在不断地受到思想拷问的同时，你感受最多的还是思想的乐趣。在这语文的乱世之中，明哲兄除了正气凛然之外，显然更不缺乏幽默。“‘罗马’在哪里”“跟着‘伴娘’跑了”“那一只受伤的‘羚羊’”，类似的表达让人会心。当然，更让人会心的是明哲兄的细腻和灵巧。站在一线教师和专家学者之间，作为教研员的他自有“承上启下”的机智。他上接寰宇，下连地气，奇思妙想融会于充满语文味儿的各式手段之中。读他的课例，想他的课堂，常常忍不住拍案叫绝。他不仅是一片思想的绿叶，而且还是一根不老的常青藤，呼吸着阳光雨露，也担当着风霜雨雪，一个劲儿地、一个劲儿地快乐生长。

（二）

十多年来，我目睹明哲兄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坚持探索和实践他的语文

梦。教过多年地理的他曾经意冷过，放弃过，但最终，他还是选择了坚强，且渐渐成为了语文教师中、教研员中的思想者。更为可贵的是，这两年来，他开始重新走进课堂，以教研员的身份上课、研究课，从课堂的指导者又一次成为了实践者。仅仅从这点来看，也是非常可敬的。语文教学要发展，不仅需要高层次的理论家，需要优秀的一线教师，更需要的是能够把理论和一线实践和谐统一深度结合起来的人才。明哲兄以余映潮老师为榜样，勤于探索，躬身实践，在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同时用力，其用心之良苦，用情之专一，都让人感慨。

纵观明哲兄的文本分析和课堂实践，我有一个强烈的感受：这是一位很有前瞻性，很有开拓精神的教研员教师。他善于深度分析文本，往往能够有平常人没有的独特视角，在批评性地面对文本和批评性地面对前人的解读成果方面，有异质，有异才，独树一帜，眼光独到。不管是从对《王几何》行文瑕疵的反思，还是对《湖心亭看雪》的幽微研究，以及在他更多的作品中，我都肯定：这位教研员，是站着教书，立志于通过语文来培养学生的独立思维能力和公民思维素养。他的课，已经从教知识教能力进入到了教思想教情怀的层面，所以，呈现出了一种大格局、大情怀，很有冲击力。

他对《斑羚飞渡》的解读和教学也是如此。三个板块，从常规教学到质疑教学到文本重构，他引导学生不断深入文本，既尊重文本又不畏文本，既贴心理解作者又用心帮助作者，这个课，很立体，很多维，对学生的训练非常扎实灵动。我觉得，这样的课堂教学，代表着语文教学的一种正确方向：既上得美，又上得实；既上得正，又上得深。咬文嚼字有力度，思维提升有抓手。在这种课堂上，语文教学是充满生命活力的呈现，是能够带给学生新异感和激发浓厚的学习兴趣的。

他对《老王》的解读，读了挺震撼的。写得很用心，解读很细致，很用情。观点上，表达上，都有很多超越前人的地方。特别重要的是，写得诚挚。比以前的文字，更见自我，更见深情。我觉得文本解读，能写到这个份上，算是读出境界来了。感性和理性结合得很到位。只有一个不足：行文线索要

更明确简洁些更好。

找到更简单的形式承载自己的教育思想，那是再好不过了。以简驭繁、返璞归真，对于中年教师而言，一定是不二追求。我想，我这位语文兄长，也是这样的。祝愿明哲兄：继续加油，继续探索。

王君，清华附中特级教师，首届全国中语“学术领军人物”，首倡“青春之语文”教学理念。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文章四百余篇，15篇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全文收录。已出版专著十多部。

自序

做一片思想的绿叶

——求真 求简 求实

“教书”一词偏重内容，偏轻对象。“鞋子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而我们在备课和上课的时候却常常忘记或者忽视学生的感受和存在，一味炮制我们自己得意的“绣花鞋”，甚至是“小鞋”。这是“目中无人”的语文课。在我看来，评价一堂课的优劣，最有说服力的应该是学生的感受。一堂语文课，如果学生不喜欢，肯定不能说是一堂好课。当然，单从学生喜好的角度去衡量语文课未必不是肤浅的，但是，“学生喜欢”，这应该是评价语文课的一项不可或缺的硬指标。语文课首先应该做到让学生喜欢，只有这样，他们才愿意去学，从而才有可能把语文学好。因此，上学生喜欢的语文课，做学生喜欢的语文老师，一直是我不懈追求的目标。

金庸《神雕侠侣》“剑魔”独孤求败的“剑冢”中并列着三柄长剑，下面的石上分别刻着：“凌厉刚猛，无坚不摧，弱冠前以之与河朔群雄争锋”；“重剑无锋，大巧不工。四十岁前恃之横行天下”；“四十岁后，不滞于物，草木竹石均可为剑。自此精修，渐进于无剑胜有剑之境”。

语文教学又何尝不是如此？拈花亦能为剑，折草当能作刀，不需“花招”耀眼，无剑胜有剑，无招胜有招，这是武学修为的至高境界，也是语文教学的至高境界。语文课若能达到此等境界，学生又焉能不喜欢？知易行难，这需要终生的修炼，“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语文教师必须具备这样几种基本能力：一是文本阅读能力；二是课程内

容开发能力；三是活动策划能力；四是教学反思能力。我们教学一篇课文之前，首先应问自己这样几个问题：是什么？这就是文本阅读；教什么？这就是课程内容开发；怎么教？这就是活动策划。其次，教后还应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怎么样？这就是教学反思。

那么，如何上学生喜欢的语文课呢？

“准确”读赏文本

这是关于“是什么”的问题。

一个不独立思考的教师是不可能培养出能独立思考的学生的。文本解读，在教学设计之先。自己尚未读出个子丑寅卯来，如何设计课堂教学？教师自己先读好了书，之后才谈得上如何教学生去读书。“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文本研读能力是语文教学能力的根本。

文本研读上，首先要求准，也即求真，读出文本应有之义。

非文学作品，意义基本上是固定的，不存在“见仁见智”方面的问题。“文学作品教学有两种价值取向，一种是教‘解读’，主要解决学生‘懂不懂’的问题，一种是教‘鉴赏’，主要解决学生‘喜欢不喜欢’的问题”。（李海林语）

就“解读”来说，“诗无达诂”“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文学作品存在着“作者意义”“文本意义”“读者意义”多重性意义和多元解读的问题。要准确解读出文本最优的“圣解”，还实属不易，那就尽量去贴近它，解读要到位，而不能曲解歪解错解。就“鉴赏”来说，应该教“你喜欢不喜欢这个文本、你喜欢文本的什么地方、文本的这个地方为什么好”（李海林语）。鉴赏的基础是文本解读。

鉴赏与批判，是我对待教科书选文截然相反的两种基本态度。

鉴赏意味着“肯定”“接受”“欣赏”“赞美”等，这是对待“经典”“定篇”应取的态度。

语文教育担负着不可推卸的文化遗产的任务，而愈演愈烈的应试教育已经使这个基本的教育目的异化，甚至变成了集体无意识。对待教科书中人类

文化的优秀之作、经典之作，语文教师责无旁贷地应该思考如何传承的问题。

“批判”意味着“推翻”“批驳”“否定”等。当然，批判只是其中一种方式，不是阅读教学的常态。

事实上，语文教科书选进了一些并不优秀的作品，作为语文教师，我们应具有批判精神和人道情怀，善于对教材进行反思，思考语文教学中人的发展的问题，秉持质疑精神处理教材。切不可一味将其当作不可非议的“经典”和“定篇”鉴赏。

可能有不好的“选文”，但没有不好的“课文”。作品不完美，没关系。怎么用，这才是我们应该着力思考和探索的问题。无论是“定篇”，还是“例文”“样本”“用件”，说到底“语文教材无非是个例子”（叶圣陶语）。教师要独具慧眼和匠心，努力选择一个角度，琢磨着怎样引导学生揭示其瑕疵、疏漏、缺陷和败笔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用教材”，使之更好地为语文学习服务。

如，《宋定伯捉鬼》，鬼无伤人心，而人有害鬼意。宋定伯装神弄鬼，诡计多端，一再欺骗鬼，极其伪诈。而鬼哪里知道宋定伯的险恶用心，坦言相告，泄露了天机，结果遭到宋定伯那个小人的暗算。“化为一羊”，而不是恶狼，极具讥讽之味。这篇文章鬼话连篇，真正要捉的恐怕是人心中的鬼。教学本文，不妨尝试批判性阅读的教学策略。

无论怎样的奇思妙想，无论怎样的与众不同，课教到最后，靠的是底蕴，最根本的还是对文本的研读。要力求有所突破，嵌入文本最深处的真。深读难，深教更难。教师在备课上应深度研读，在教学上应适度教学。即一杯水和一桶水的关系，无须赘言。

如，《珍珠鸟》，教参主题就错了。“文章按照时间顺序叙述了‘我’和珍珠鸟一家三口从相识、熟悉、亲近，到相依相伴的关系变化过程。”只有那一对父母级别的珍珠鸟也和“我”亲近了，才能得出这个结论。

文本解读靠的是硬碰硬的真功夫，除了努力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自我修炼基本功，短时间里很难得到提升。离开教参能独立读懂课文的基本意思，

甚至还有自己的创见，教学设计则水到渠成。而要具备这种深厚的内功修为，老师首先要做个“读书人”。老师自己先读好了书，老师自己先把文章写好了，学生才会服你，之后才谈得上如何教学生去读书和写作。

上“对”的语文课

这是关于“教什么”的问题。

把语文课上成语文课，把语文课上“对”，也即求真。方向远比方法重要。

这看似不是一个问题，却恰恰是语文教学中最大的一个问题，因为这是关于课程内容开发的问题。语文教师守住本分很不容易。比如，我就听过不少这样的课，在短短的一节课的时间里，掌声响起来了，歌声唱起来了，音乐响起来了，画面动起来了……而真语文却躲在角落暗自哂笑。平淡和质朴才更有味道。穿靴戴帽，太闹、太花哨，这是不正常的语文课。外在的活动越多，离“语文”就会越远。语文课还是要用“语文”的方法去教，语文课上应该主要做“语文”的事。如果绕过了语言文字，语文课一定变味。

如，一个老师上《苏州园林》，学生学的不是《苏州园林》这一“文”，而主要是“苏州园林”这一事物了。这节课跟着课文内容跑了。

王荣生教授说，“在原则上，所教的是‘语文’的内容，应该是语文课‘好课’的底线”（《从教学内容角度观课评教》，《语文学习》，2005年第6期）。正是由于我们对“教什么”没有正确的把握与定位，导致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出现比较大的偏差，从而影响了语文课程目标的有效达成。要让一棵树长得高大繁茂，应该在根部下工夫，朝着枝叶使劲，这是忽略了根本！“教什么”比“怎么教”更重要，它是“语文”的“根”，是保证教学内容合宜和有效的前提。

像美国的母语课程，具体到每一篇课文的教学内容，都作出了明确、详实、全面的规定。而我们的母语课程，没有确切地告诉我们具体的文本该教什么。我即语文，教师其实就是课程本身。那么，我们可以试着独立开发点课程内容，这也是一项很富有创造意义的工作。如果一个语文教师的文化学

养达到了一定的境界，想让学生不喜欢他的课都做不到。

优化设计方案

这是关于“怎么教”的问题。

想明白了“教什么”后，“怎么教”也同样重要。教学设计上，要讲究方法的灵活新颖独特。简约，无疑是较为有效的途径。

一个好点子激活搅动一堂课。好的设计是一堂好课的前提。语文教师应该设计某种学生喜闻乐见的情境、语文活动，以达到教学目标。大道至简。教学设计上我更崇尚简约。要努力“简”下来，再“减”下来。“不蔓不枝”，切中肯綮，简约、实用，才是大境界。大境界需大智慧。当然，简约不是简单，而是与厚重统一。比如，删繁就简法，就是以一个问题为抓手，以一种语文活动为支架，撑起整个学习过程的。当然，要做到举重若轻，四两拨千斤，这就要求我们的活动设计要有“创意”。

如，学习《孤独之旅》，我就让学生替杜小康写放鸭日记。这个活动可以以写促读，以读带写。为了替杜小康写放鸭日记，学生对课文的时间、地点、人物、主要事件、故事脉络都要作整体的了解和清晰的把握。因为是第一人称，景物和细节的描写都要作调整，而且学生可以在心理描写方面有所发挥。这样一来，学生就非得认真地阅读和品味原文不可。

方法很简单，但真的激活了学生的思维。以简驭繁，这样的方法就是语文教学的点金术。

这类的设计，学习任务是挺艰深的，但也正是因为有挑战性，才有了更大的创造空间。哪些语文素养是学生必须具备的，即使有难度也要设计、要训练，不会因为难度而降低对学生的要求，我们一定要有这个主心骨。

我以为，最好的设计，是淡化设计——不是没有设计，而是设计在心中，让人看不出设计的痕迹。

上“有用”的语文课

这是关于“怎么样”的问题。

讲求实用和实效。反躬自问：我每天都有可以教给学生的新东西吗？要

让学生喜欢上语文课，关键是要让学生感觉到上你的课“有用”。

任过高密一中校长的李希贵做过这样一件事：到寒假期末考试的时候，他让正在读初一的儿子李大伟和正在读初四的内侄女王庆铃一起参加了当时的高三语文考试。卷子混装在高三的卷子中批阅的，批出来的结果是：高三全年级的平均分是84.5分，初一的李大伟考了82分，初四的王庆铃考了85分。

据李希贵介绍，这两个孩子都经过大量的阅读积累，有着提高语文修养所必需的丰富的语言材料的积淀。

回顾自己的学习经历，自身的语文功底也多是自己读书读来的。语文课对学生语文水平的提高到底有多大的作用，语文教师的存在到底又有何意义？这是我们应该着力思考和探索的问题。

所以，今天我做语文老师，我常常想：我凭什么教我的学生？我上的这一节语文课对学生有什么用？我教的语文比学生自学能好在什么地方？如果教与不教没有什么差别，我这个语文老师不是没有用了吗？这就要求我们要回答好四个问题：学生现在在哪里？要把学生带到哪里？怎样把学生带到那里？如何确信已经把学生带到了那里？

就拿阅读教学来说，语文教师必须要“有料”，有“干货”，靠自己的力量，能够把问题说深说透说活说实，努力带给学生可学的内容，有学生在原生态的自然阅读状态下学不到的内容。教师首先得是一座富矿，能吸引和点燃学生，唤醒学生的思维。不然，学生觉得上前和上后并无多少不同，上不上无所谓，语文教师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只有把课上“实”了，上“有意思”了，学生才能有实实在在的收获。如果忽略了这一点，学生厌学也就在所难免了。

如，我教《羚羊木雕》，根本没有按照教科书“研讨与练习”（你如果遇到类似“我”那样的伤心事，会怎么处理？就这一场家庭矛盾冲突的是非展开辩论）这种架空语文的要求实施教学，而是拿来原文和课文进行比较阅读。在比较中切实进行了语文能力的培养，学生的收获实实在在，受益匪浅。